



論黑格尔的
邏輯学

张世英著



論黑格尔的
邏輯学

张世英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64年

論黑格爾的邏輯學

張世英著

*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上海紹興路54號)

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出001號

上海新華印刷廠印刷

新華書店上海發行所發行 各地新華書店經售

*

開本850×1156毫米 1/32 印張8 1/4 插頁5 字數176,000

1964年7月第1版 1964年7月第1次印刷 印數1—1,500

統一書號：2074·276 定價：(精) 1.35元

封面設計：任意

目 录

緒 論	1
第一章 批判黑格尔的“純粹概念”	18
第二章 批判黑格尔的唯心主义的“思有同一”說	31
第三章 論黑格尔的“具体概念”	54
第四章 黑格尔邏輯学中关于对立面的同一和 矛盾的思想	73
第五章 黑格尔邏輯学中关于概念的圓圈式发 展、关于否定之否定的思想	105
第六章 黑格尔邏輯学中关于辯証法与詭辯論 的分歧的思想	154
第七章 黑格尔邏輯学中关于从质轉化为量和 从量轉化为质的思想	165
第八章 黑格尔邏輯学中关于辯証邏輯和形式 邏輯的区別与关系的理論	205

第九章 黑格尔逻辑学中关于本体論、邏輯、 認識論三者一致的思想·····	239
第一版后記·····	258
第二版后記·····	260

緒 論

(一)

黑格爾的邏輯學和他的整個哲學一樣，是很複雜矛盾的，其中革命的辯證法和保守的唯心主義體系緊緊地糾纏在一起。列寧說：“黑格爾邏輯學的總結和概要、最高成就和實質，就是辯證的方法，——這是絕妙的。還有一點：在黑格爾這部最唯心的著作中，唯心主義最少，唯物主義最多。‘矛盾’，然而事實！”^① 這段話是列寧對黑格爾邏輯學的總評價，這段話極其生動、鮮明地表述了黑格爾邏輯學的複雜矛盾。如何理解列寧對黑格爾邏輯學的這種評價呢？有的人曾經片面地抓住“唯物主義最多”這一句話，就把這一段話整個引來為黑格爾辯護，說黑格爾哲學實際是“唯物主義”。這完全是歪曲列寧的意思。列寧分明說黑格爾的邏輯學是一部“最唯心的著作”，我們怎么能說它是“唯物主義”的呢？說它是“唯物主義”，這連黑格爾自己也不願承認。事實上，黑格爾的邏輯學是徹頭徹尾唯心主義的：他的邏輯學的

^① 《黑格爾〈邏輯學〉一書摘要》。《列寧全集》第38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253頁。

唯一对象和目标是离开任何现实的人而独立存在的所謂“純概念”，它是事物的核心和本质，邏輯学的全部內容也就是关于这个“純概念”自我发展、自我認識过程的描述。也就因为这个原故，列宁称黑格尔邏輯学是“最唯心的”。但是，黑格尔这个人毕竟是生活在不依精神、意識为轉移的客观物质世界之中的（尽管他作为一个唯心主义者，不承认有这样的客观物质世界），而且他又是一个学識渊博的学者，客观物质世界的各个重要方面，他都研究过：不仅在社会历史的領域内，“黑格尔都力求找出并指出貫穿这一領域的发展綫索。”①在自然科学方面，他也沒有放松研究，单从他的邏輯学著作，特别是《大邏輯》所引具体的自然科学事例和数学材料之丰富，我們就可以看出这一点。18世紀末19世紀初，自然科学各个方面都有新的巨大成就：康德（1724—1804）在他以自然科学为主要研究对象的早年时期，第一次提出了太阳系起源的假說，突破了形而上学思想的第一个缺口；以后，法国天文学家拉普拉斯（1749—1827）又提出了并且更詳細地論証了同样的假說。德国地质学家魏納（1749—1817）和英国地质学家哈頓（1726—1797）也用历史发展的观点來說明地球的成因以及地球和生物的变迁。法国生物学家毕丰（1707—1788）作出了关于生物界变异性的揣測和提出了人猿同源的看法；德国学者沃尔夫（1733—1794）早在达尔文前100年，即1759年，就已宣布了进化論的学說，第一次攻击了物种不变說；法国生物学家拉馬克（1744—1829）发表了进化的学說，提出了

① 恩格斯：《費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終結》，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8頁。

外部环境引起有机体变异以及用进废退和获得性遗传的思想。法国科学家拉瓦錫(1743—1794)推翻了形而上学的燃素說，奠定了关于燃烧和氧化过程学說的基础。这个时期中关于化学、电磁学等等的研究以及象法国学者弗勒斯納(1788—1827)关于光波和卡諾(1796—1832)关于热力学的研究，都已得出了各种物质运动形式在一定条件下可以相互轉化的看法。总之，这时期自然科学各部門的成就都打破了以前的形而上学世界观，証明了自然过程的辯証发展。显然，自然科学方面的这些成就，和社会历史现象一样，也成了黑格尔进行概括的对象。——就因为这些，黑格尔的邏輯范畴便不是一个空洞的外壳，而是充滿了自然界和社会历史領域中辯証法的客观內容。列宁說在黑格尔邏輯学中“唯物主义最多”，也就是指它充滿了最多的客观內容(自然界和社会历史領域中事物的真实辯証法)的意思。“最多”二字是就《邏輯学》和黑格尔的其他著作相比較而言的。把“唯物主义最多”这句话理解为黑格尔在邏輯学中到处主张和論証客观物质世界是第一性的，这种看法显然不符事实。事实是，黑格尔一方面研究、概括了大量的自然现象和社会历史现象，看到了許多客观实际情况(从这方面說，在他的《邏輯学》中“唯物主义最多”)，但另一方面，他又到处对他所看到的客观实际情况作了唯心主义的解釋，因此，黑格尔的《邏輯学》，无论它充滿了如何丰富的客观內容，終究是一部“最唯心的著作”。举一个例子：黑格尔在《有論》中發揮了从量变到质变的思想，他举了許許多多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來說明量变到一定程度会引起质变。这表明黑格尔的确研究和概括了大量的自然现象和社会历史现象，表明他的确看到了客观事物中量变引起质变这一实际情况。黑

格尔的这个思想在当时对于打破旧的形而上学观点而言，是很有意义的，因为在他以前还没有人明白提出过“质变”或“飞跃”的观念以解释发展。但是唯心主义者黑格尔却对他自己所深刻见到的这一客观实际情况作了反科学的唯心主义的解释，他认为“质”和“量”等概念不是客观事物的规定性在人脑中的反映，而是不与任何人的头脑相干的“純概念”自我发展中的两个不同的阶段或环节。这里只举这一个例子。以后我们将会看到，黑格尔的邏輯学充满了这类矛盾复杂的情况：一方面他看到了前人所未看到的客观事实，看到了事物的辯証法；一方面他又对他所看到的事实，对他所看到的辯証法，作了彻底唯心主义的解释。“‘矛盾’，反而是事实！”

黑格尔哲学的这种矛盾复杂的情况，是当时德国资产阶级所处的矛盾地位和它的两面性的反映。当时的德国资产阶级一方面对封建势力怀有不满情绪，在政治上和经济上有一定的进步要求；但另一方面，它又憎恨和害怕人民群众运动，对封建势力抱着屈从和妥协的态度。黑格尔哲学就是这样一种处于特殊的矛盾地位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黑格尔主张废除僧院所有制而代之以个人私有制，他认为个人自由和个人私有制一样是“基本原则”，他热情地議論 1789 年的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所有这些以及他哲学中所包含的辯証法的客观内容，显然是德国资产阶级进步性的反映。但是黑格尔在雅各宾时期以后，对革命已不再称颂了，他并且害怕德国革命，他特别抬高等级制普鲁士政权，认为贵族是社会上的第一等级。黑格尔的这类思想以及他的唯心主义哲学体系则是德国资产阶级的怯懦性和它向封建贵族屈从、妥协的反映。在当时，法国资产阶级已经用革命实际行

动做到了的事情。德国资产阶级只能在思想上向往；这样，德国资产阶级的革命性就离开了实际斗争和物质基础，而被包藏在唯心主义的外衣里。唯心主义取消了不依精神、意识为转移的客观物质世界，使本来是革命的辩证法不能发生实际的革命效力，这就给予了虽有“伟大幻想”而在实际上软弱、卑怯的德国资产阶级的行动以理论基础。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黑格尔在他的逻辑学中（也可以说在他的整个哲学中），把这里所说“矛盾”着的两方面，都发展到了他的前人所未达到的高度。就辩证法方面来说，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综合地，有意识地，叙述辩证法一般的运动形态的，还要算他最早。”^①在西方哲学史上，古希腊哲学家的辩证法是辩证法思想发展史上的第一个历史形式。当时在这一方面的卓越代表之一是赫拉克利特，他断言一切皆在流转，对立物互相联系、互相转化。赫拉克利特的辩证思想在当时是很有价值的，但它是素朴的，未经自然科学的论证，当然也远未得到系统的表述。亚里士多德也是古希腊辩证法思想的杰出代表，他表述了关于自然界运动、变化的思想，关于从“潜能”转化为“现实”的思想，关于质料与形式、个别与一般相结合的思想，等等。他的这些思想，用列宁的话来说，都是“辩证法的活的萌芽和探索。”^②但是亚里士多德的辩证法毕竟只是辩证法的一种“萌芽”，没有超出素朴辩证法的范畴，没有超出直观世界总图的界限，并且是不彻

①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17页。

② 《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一书摘要》。《列宁全集》第38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416页。

底的、不系統的，有很多混亂之處。從15、16世紀到18世紀，辯證法的思想雖然還在發展着，但整個說來，這一時期是形而上學占統治地位的時期；這時的自然科學主要處於搜集事實，進行分門別類的研究的階段，當時還沒有條件使思想家們系統地闡述辯證法。如前所述，只是到了18世紀末19世紀初，自然科學各方面的新成就打破了僵死的形而上學觀點；論證了自然發展的辯證法，這才為人們提供了系統地、自覺地闡述辯證法的可能性。黑格爾就是在這一時期自然科學新成就的基礎之上“第一次把整個自然的、歷史的和精神的世界都看作是一種過程——即永恆的運動、變化、轉換和發展的過程，並且企圖去揭示這些運動和發展的內在聯繫”^①的哲學家。辯證法一切基本特徵在黑格爾哲學中都第一次得到了自覺的、系統的表述。例如從量變轉化為質變的規律，以前的哲學家從沒有提出過。古希臘哲學家亞里士多德，雖然曾經把運動分為六種：即產生、消滅、增加、減少、位移、從一種狀態向另一種狀態的轉變（即性質上的變化）；但他並沒有提出質變與量變的關係的辯證法。否定之否定的規律也是黑格爾以前的哲學家所未曾提出過的。斯賓諾莎提出過“肯定就是否定”（*Omnis determinatio est negatio*）的原則，但他還遠未能由此更進一步提出否定之否定的思想。黑格爾採用了斯賓諾莎的這個原則，並進而提出了與此相反的一個原則：否定就是肯定。否定之否定的思想就是對這個原則的發揮。關於對立面的統一和鬥爭的規律，赫拉克利特雖然已經提出了這方面的思想，但那是極其素樸、極其簡單的。亞里士多德

^① 恩格斯：《反杜林論》，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22頁。

則反对赫拉克利特的对立面斗争的思想，他根本否认事物运动的内部源泉，而把动力归之于事物之外的“第一推动者”。他虽然承认在可能性中有对立面的统一，但他否认在现实中有对立面的统一。布鲁诺曾明白主张对立面是统一的，并且他的这一理论已初步具有现代科学论据和分析的特征，但他不理解对立面的斗争是事物运动的源泉。18世纪法国唯物主义哲学家虽然有了运动和物质不可分离的思想，但也未达到把内在矛盾看成事物运动、发展的源泉的地步。黑格尔在哲学史上也是第一个提出“具体概念”以区别于“抽象概念”的哲学家，在他以前的传统逻辑则认为概念是不可能具有具体性的。关于本体论、逻辑、认识论三者一致的思想（逻辑的东西与历史的东西一致的思想包括在内）也是黑格尔第一次提出的。亚里士多德的逻辑主要还是撇开具体生动的内容而只着重研究固定的形式，它还不能说是和本体论、认识论统一起来了。至于康德哲学则是使三者分离得最为明显的一种哲学。——由此看来，恩格斯赞扬黑格尔，说“他的出现在各处都划了一个时代”^①，这话是并不过分的。

但是，黑格尔所深刻看到的这些东西都是在唯心主义基础上表述的。他的唯心主义是唯心主义哲学发展史上的顶峰。古代希腊唯心主义最大的代表，客观唯心主义的创始人柏拉图把世界分为理念世界和阴影世界，前者是真实的，后者只是前者的阴影，是不真实的。他的这种唯心主义割裂了本质和现象，一般和个别，从而陷入了二元论。亚里士多德企图克服柏拉图的二

^① 恩格斯：《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8页。

元論，但他動搖於唯心主義與唯物主義之間，他的唯心主義是不徹底的。貝克萊是西方現代主觀唯心主義的主要創始人，他把感覺看成是世界的基礎，他否認了普遍性。黑格爾和貝克萊不同，他把思想、普遍看作世界的基礎和本質。黑格爾的這種客觀唯心主義，比起貝克萊的主觀唯心主義來，顯然是唯心主義發展史上的高級階段。康德的唯心主義沒有象柏拉圖那樣把一切具體事物的概念，如桌子的概念，椅子的概念，……等等，都看成屬於理念世界；他在唯心主義發展史上比柏拉圖進了一步，他所講的概念、範疇不包括這樣一些具體感性事物的概念，而是最普遍的概念，即他所謂“先天的”概念、範疇。但康德割裂了思維和存在，本質和現象，他把概念、範疇看作是主觀的，沒有客觀意義的。黑格爾邏輯學所講的概念、範疇也象康德的一樣，不包括象桌子、椅子之類的具体感性事物的概念，而是他所謂的“純概念”，但他又比康德進了一步，他批判了康德把思維和存在割裂開來的主觀唯心主義觀點，消滅了康德的“物自身”，從而建立了思維和存在同一的客觀唯心主義，這種唯心主義比康德的唯心主義更為徹底。我們知道，哲學史上一切唯心主義派別本來都是唯心主義哲學家單憑自己的巧思編織出來的一些脫離實際的哲學蛛網，這些蛛網因編織得“精緻”、“複雜”，使一些人受到迷惑，危害性很大。唯心主義的發展史也就是這種蛛網編織得愈來愈“精緻”、“複雜”，以適應新的形勢來迷惑人的歷史。唯心主義發展到了黑格爾的階段已至最高峰，在它以後的現代資產階級各派唯心主義實質上只是以前各種唯心主義的復活，因此，黑格爾的唯心主義是編織得特別“精緻”、“複雜”的哲學蛛網，它所起的迷惑作用也特別大。

由上所述，可見在黑格爾哲學中，一方面辯證法達到了他的前人所未達到的高度，一方面唯心主義也達到了唯心主義發展史上的最高階段。黑格爾哲學就是這樣由精華和糟粕緊密結合在一起的一種哲學！所以我們在讀黑格爾哲學時，往往在贊賞他思想之正確而深刻的同時，又痛恨他這些思想糾纏在晦澀難解、神秘荒謬的雲霧之中。在這種情況下，我們對待黑格爾哲學的態度就應該是，一方面不停留在唯心主義體系這一“大廈的腳手架”^① 跟前，而要“深入到大廈裏面去”，“發見無數的寶藏”^②，“要在錯誤的形式和拼湊的聯繫背後尋找出正當的和天才的東西”^③；但另一方面，我們也必須注意，為了達到這個目的，“首先應當對黑格爾的方法作一番透徹的批判”^④。因為黑格爾的方法是唯心主義的，“在它現有的形式上是完全不適用的”^⑤。

現代資產階級學者，其中特別是新黑格爾主義者，和我們對待黑格爾哲學的態度是根本對立的。他們的哲學是為帝國主義服務的，他們害怕辯證法的革命本質，因此，他們在講到黑格爾哲學時，總是對黑格爾辯證法的“合理內核”竭力加以抹殺，而對他的國家學說，個體服從“絕對者”的學說，以及神秘的唯心主義學說則大肆吹噓和誇大。黑格爾的邏輯學是黑格爾哲學體系三部分中辯證法內容最豐富的一部分，反之，精神哲學則是以反動

①② 恩格斯：《費爾巴哈與德國古典哲學的終結》，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8頁。

③ 恩格斯在1891年11月1日給康拉德·施米特的信。

④ 恩格斯：《卡爾·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批判〉》。《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531頁。

⑤ 同上書，第530頁。

的社会政治观点占重要地位的一部分。现代资产阶级学者大多抹杀黑格尔的邏輯学，而只着重讲他的精神哲学。例如美国的新黑格尔主义者鲁一士(J. Royce)就特別強調黑格尔精神哲学中关于“绝对”是調和一切矛盾的“战将”、关于个人是国家的工具等等最唯心、最反动的思想，而极少注意他的邏輯学。有些资产阶级学者也讲述黑格尔的邏輯学，例如瓦莱士(W. Wallace)，貝利(J. B. Bailie)，麦克太戈(J. M. E. McTaggart)，哈利士(W. T. Harris)，繆尔(G. R. G. Mure)等都有关于黑格尔邏輯学的专门著作，但他们都只注重它的唯心主义体系，而对于其中关于辯証法的思想則絕少理会。其中有的人如麦克太戈則特別注意黑格尔邏輯学的結構和概念的层次，其分析到了极端煩瑣、极端脱离实际的地步。由此可见，现代资产阶级学者对待黑格尔哲学的态度是反科学的，只有馬克思主义者才采取了“吸其精华，去其糟粕”的科学态度。

(二)

把黑格尔的辯証法看作按其現成形式而言是革命的、合理的，这种看法显然不对。事实上，黑格尔的辯証法是从属于他的唯心主义体系，用于論証他的唯心主义而反对唯物主义的：(一)黑格尔“把历史的前进发展，单单归之于‘精神’”^①，他把自然界看作是精神在其自我发展过程中的外化阶段，“好象是绝对观

^① 恩格斯：《反杜林論》，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8頁。

念的退化；……只是由于观念下降到这种地步才存在的”^①。黑格尔对辩证发展过程的这样一种描述，显然是为了具体说明唯物主义是低级的哲学的结论。（二）黑格尔认为“绝对精神”通过逻辑学、自然哲学、精神哲学三个基本发展阶段而最后又回复到“绝对精神”自身，这样一种对辩证发展过程的描述，无非是为了要把整个世界都囊括在“绝对精神”之中，从而论证“绝对精神”是内容无限丰富的、至高无上的原则，而自然界则是需要扬弃的、没有真实性的东西。（三）全部逻辑学中由概念到概念的推演过程或辩证发展过程，在黑格尔看来，无非是具体说明逻辑的概念、范畴都不是客观事物的关系和规定性的反映，而是思想本身所固有的，是从思想本身推演出来的。黑格尔认为这样就论证了离开客观物质世界的思想本身，其内容是十分丰富的。（四）逻辑学中由概念到概念的辩证发展过程是一个由抽象到具体、由肤浅到深刻的过程，但是黑格尔同时认为这个过程也是一个由存在（“有”）到思维（“概念”）、由客观逻辑到主观逻辑的过程。愈是客观的东西愈抽象、愈肤浅，愈是主观的东西愈具体、愈深刻。黑格尔就是这样用辩证法来论证主观、思维、概念是最具体、最深刻的，因而也是最高级的。——仅仅以上这几点就足以说明黑格尔辩证法之从属于他的唯心主义体系和为他的唯心主义体系服务的性质。恩格斯说：“黑格尔本人，虽然在他的著作中常常爆发出革命的愤火，但一般说来显然是更倾向于保守方面：难怪，他在他的体系上比在他的方法上化费了多得多的‘艰

^① 恩格斯：《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11页。

苦的思想工作’。”^①从恩格斯这段话也可以看到,保守的唯心主义体系是黑格尔哲学的主要方面。

辩证法按其本来的面目而言,是进步的、革命的,这一点,马克思说得很明白:“在它的合理形态上,辩证法却引起资产阶级和他们的代言人的烦恼与恐怖,因为它在现存事物的肯定的理解中,包含着它的否定的理解,它的必然消灭的理解;它对于每一个生成了的形态,都是在运动的流中,就它的暂时经过的方面去理解;它不由任何物受到威胁,就它的本质说,便是批制的,革命的。”^②黑格尔看到了事物的辩证法,因此可以说,他的哲学中包含了革命的合理的思想。但看到了事物的辩证法是一回事,对自己所看到的事实的理解和对它的解释却又是一回事。如前所述,黑格尔对自己所深刻看到的東西(事物的辩证法)作了彻底唯心主义的理解和解释,他认为客观事物不是不依精神、思想为转移而独立存在的;反之,在他看来,精神、思想倒是客观事物的核心与本质;他本人并不理解辩证法的革命本质,他竟把本来是革命的辩证法用来为保守的唯心主义体系服务,使前者从属于后者,这样,很自然地,他就不能把辩证法的革命精神贯彻到底,而且,为了唯心主义体系的原故,歪曲了辩证法的革命本质,背叛了自己哲学中所包含的合理的思想。所以恩格斯说:“这就是说,使革命方面闷死在过分增长的保守方面的重压之下了。”^③

① 恩格斯:《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9—10页。

②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18页。

③ 同上书,第7页。